南部新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部新書

(一)

錢易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原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津本出自士禮居又依趙清常本訂正足稱完帙故據以排印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眞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閒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尙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先君尙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閒。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册。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迴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爾雅爲六藝鈐鍵。而采謠誌考方語。周詩形四方。風雅比興。多蟲魚草木之類。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嘗踐世宦。假字宮。鑰浚涸。事休閱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爲門類。繕寫淨本。致于鄉曲。以圖刊鏤。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緝先志云。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部新書

宋 錢易 希聲撰

甲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已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
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
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歷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昆、大歷中爲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龍。一作龍。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繒帛。以
示殊澤。
常衮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鞵著。及衮視事。不浹旬果除。
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
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册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諷聽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卽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暌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尙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繁。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鐍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

始無笏囊。皆摽笏于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

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衞。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

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路幾時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璧之慶。

鄭注鎭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大有一作彥博。

中書省有盤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攻篇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弃市。

崔四八卽愼由之子。小名緇郎。天下呼油爲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以下。輪日載筆于乘輿前。作內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敍及一二。

小斷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一本作侍郎。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一本重制誥二字。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也。嗣復李珏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夷行卽云是姦邪。須斥之于嶺外。教我如何卽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珏旣言是奇才。卽不合斥于嶺外。鄭覃夷行旣云是姦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于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是張遂爲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于禮無嫌。曾乃就職。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藂、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畬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去垛三十步。盧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尙在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

開元中。花蕚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

盧鴻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元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于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艦而去。

襄王僭僞。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爲內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

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踰此制。

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之奴當干論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之。縱、卽郭令之聳。

建中末。姚況有功于國。爲太子中舍人。旱蝗之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

田神功。大歷八年。卒于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屏風裀褥于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

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戎。時當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覬著易蘊甚有奧旨。覬、見素孫。

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惟以譖怒判官張譚。奏杖殺之。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可三四。初守寧陵也。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遠不下喉。自嚙一指爲食。進明終不應。以至于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弃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明皇。趙崇是輕薄團頭。于鄂州座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

日爲煎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尙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撰文撰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閻麟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歷中。隴州貓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淸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尙衣、尙舍、尙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繖扇立。入閤亦同之。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常行之。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卽非空桐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怪哉。

太和中。程修己以書進見。嘗舉孝廉。故文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尙須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鷄之孽。洎移土德。過始于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張介然、天寶中。爲尉衞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也。請例戟于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于王縉。縉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

貞元中。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爲祟而卒。

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于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上甚惡之。

盧羣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爲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曰眞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爲西涼州牧。時西蕃酋帥烏質勒強盛。元振爲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既老久立。歸而遂死。人謂詭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以西首。

南部新書

乙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人美之。

裴延齡綴緝裴駰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眞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門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已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于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巖之第三子。郾孫也。蠙之子司封員外郎。蛻卽巖第三子郾之子。郾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卽四李也。發嘏收巖履道。卽憑冰凝也。新昌卽於陵也。後涉入相。卽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嵩華俛。倣寘遘頎次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緇黃講論。初若矛楯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殿談經。自此始也。

韓皐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左執金吾湊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視事。時尙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于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開元中。筆匠者名鐵頭。能瑩竹如玉。人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于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靜之母。韋皐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後蕭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賓于。終于殿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夷俗呼爲駝鳥。

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禮部郎爲奉禮郎。

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內有佛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以下名臣。幷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右。起家爲集賢校理。

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建封奏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總章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四月八日。崇聖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此牙即郗吒太子上宣律師者。

進士春關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南院驅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鹺。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皆應三數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

開皇末年在華淸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大歷中禁屠殺。而郭子儀隸人殺羊。裴謂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裴笑曰。非爾所解。郭公權太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吾今發其細過。以明其不弄權。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謂五世爲河南尹。坐未嘗當正位。

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納文書之始。却謂之選門閉。四月秋省事畢。反謂之選門開。選人各在令史門前。謂之某家百姓。南場判後。狀却黏在判前。

韋皐見辱于張延賞。崔圓受薄于李彥允。皆丈人子聟。後韋爲張西川交代。崔殺李。殊死。

趙光逢有時稱。謂之玉界尺。

鄭滑盧宏正尙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事雖偶然。亦冥數也。

韓偓、卽瞻之子也。兄儀。瞻與李義山同年。集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賈魏公善琴。皆妙絕一時。

李郃除賀州。人言不熟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少府監李忠誠爲千牛衛上將軍。司農卿姚明敭爲右領軍大將軍。右庶子裴謂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參用文武也。

韓滉浙西統制一方。頗著勤績。晚途政甚苛慘。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劉凡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關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長安四月以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笋廚。公餼之盛。常日不同。

每歲寒食。薦餳粥雞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尙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

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人出城洒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于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酴醾酒。卽重釀酒也。

貞元中。蔡帥陳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秦。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殊拜也。

顧況志尙疎逸。近于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侶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貞元初。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衆疾。禁中試有效。特令編付史館。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宋邴爲補闕。與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語稍聞。浹旬除河清令。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于知已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幷于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但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悅。謂之曰。不早歸國。爲一好賊爾。悅曰。爲賊既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

開元天寶間有內三司。置于禁中。內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著之簿間。毫髮無隱。

韋貫之及第年。建議曰。今歲有司放榜。春闈以前。請以新及第爲名。至今不改。

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諸相議之。裴樞曰。延範勳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籍樂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與。裴終以此受禍。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幷護僮侲子千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儺。然蠟炬。燎沈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已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侲子之衣。着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

童者。老矣。偶爲人牽。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擡頭視。執犂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于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常袞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中書。幷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宰臣入榜子。奏請開延英。又一說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晉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對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鼴頭鼠目之人。及載入相。除揆祕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靖恭崔尙書邠爲樂卿。左軍幷教坊曾移牒索此戲。稱云備行從。崔公判回牒不與閱。儺日如方鎭大享。屈諸司侍郎兩省官同看。崔公時在色養之下。自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迴避。不敢直衝。時論榮之。

盧杞貌醜而藍色。人皆鬼視之。

陳少遊除桂察。許中人董秀。歲供五萬米。行販越察。

故事。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貞元中。元涵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臺事。

父子知舉三家。高鍇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已後。侍郎屬選人。

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銅魚雄雌相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賫第一魚。餘同準此。閏月卽賈本國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禮待之。差謬卽按。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銅魚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鑄。

大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貞元中。裴肅爲常州刺史。以進奉爲越察。劉贊死于宣州。判官嚴綬領軍進奏。爲刑部員外。天下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奏自嚴綬始。

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自盧龍掌記檢校祠部員外郎除諫議大夫。

徐浩、越州人。嶠之子。三遷右拾遺。並充麗正殿校理。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二字。故傳爲碧落碑。

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內。

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行義敦交也。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棲蕭、顏士、李華、邵軫、趙驊。

天后時。太常丞李嗣眞。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五原有寃獄。顏眞卿爲御史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復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齒。天下聳動。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貞元中。盧杞爲相。請分之。楊炎固以爲不可。

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長興坊得玉璽。文曰天子信璽。

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簡中丞。幷裴垍在翰林日所舉。皆相次入輔。

太和中。樂工尉遲璋左、能囀喉爲新聲。京師屠沽效呼爲拍彈。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臺者六所。今古無之。元孫禹錫。咸平二年學究登科。見任虞部員外郎。

貞觀中。紀國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行于代。慧靜常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慧靜俗姓房。有操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南部新書

丙

梁崇義。長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後自羽林射生累爲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終以謀叛。伏誅。

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爲監察御史。始減公議。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貞元以來。禁中餅瓶。不過高五尺。齊映在江西。因降誕日。獻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寧之父也。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授偃師丞。

朱泚亂。臣之守節。不爲迫脅。程鎮之、劉迺、蔣沈、趙驛、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元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十年當掌誥。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國夫人。卽崔寧妻也。廟今存。

王叔文始欲掃木場斬劉闢。而韋執誼違之。蓋欲爲皐求三川也。

崔造、韓曾、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事饌尤酷。甕鵝籠驢皆有之。令問、世績之孫也。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並列門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眞等爲十道存撫使。合朝有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

有進士邱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之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錡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貞元中。祈雨于興慶宮龍堂。有白鸕鷀見池上。衆鸕鷀羅列前後。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制。特給殘錢。繕修廨宇。以優其禮。自後遷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蓋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絲麻爲之。頭初上平。小至則天時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號爲武家樣。後裴冕自創巾子。尤奇妙。長安謂之僕射樣。

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賈躭私忌。絕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時趙憬、盧邁請假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于市。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開元元年。改請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李石上請也。

神龍初。洛水漲。宋務先上疏曰。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爲節宣風雨。燮調陰陽。

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隱居。

聖善寺報慈閣佛像。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中受八石。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建福門。集于西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

門前鼓動期。卽其日也。

採訪使。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爲之。

大歷十四年七月十日。閑廐奏准舊例每日于月華門立馬兩疋。仗下後歸廐。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卽柴紹之妻也。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之榜花。

張嘉貞、開元中任中書令。著緋。傅遊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綠。

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得一千三百萬索。元載家破。納產胡椒九百石。鄭注誅後。納絹一百萬疋。他物可

知矣。

時政記宰臣所修。起于長壽中宰相姚璹。錄中書門下事。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雄詞。遠隨鄉薦。跋涉山川。

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光啓元年。鎮州王鎔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資闢土之功。聊備除凶之用。

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缾貯之。蓋以鹽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鄧荔枝是也。此乃閩禍間道者。

自明之鄧縣來。今謂銀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軒轅集、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而顏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髮至地。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于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抱膝而歎。因問之。布衣曰。我邛人。觀光至此。此甚快樂。有巢南之想。又爲橐裝所迫。今崔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及旦勅愼由將歸劍門。

張仲武會昌來鎮漁陽。有政學。後有年八九十人少識其面者。說之猶淚下。

王龜、起之子。于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搆一亭。會文友于其間。名之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于蒲。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眞。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

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爲勅頭。時人榮之。

李羣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養白鶩。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鵞。

天寶中。內種甘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至德三年。始置鹽鐵使。王綺首爲也。

大歷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麟德殿三面。亦謂之三殿。

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尙書郎守澧陽。人有藏書者。卒歲甄焉。因著經史目錄。

天寶末。管戶尙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開文選學。乃注爲六十卷。

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

蕭倣爲廣帥。曾有疾。召醫者視云。藥用烏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後取。廉也如此。

光啓元年、鎮州王鎔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資闢土之功。聊備除凶之用。

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缾貯之。蓋以鹽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鄧荔枝是也。此乃閩禍間道者。

自明之鄞縣來。今謂銀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軒轅集、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而顏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髮至地。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于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

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抱膝而歎。因問之。布衣曰。我卭人。觀光至此。此甚快樂。有

巢南之想。又爲橐裝所迫。今崔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

及旦勅愼由將歸劍門。

張仲武會昌來鎮漁陽。有政學。後有年八九十人少識其面者。說之猶淚下。

王龜、起之子。于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搆一亭。會文友于其間。名之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于蒲。

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眞。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

于東壁見眞贊讀之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鑿混沌賦題名作鑿混）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爲王。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歷十三年改諸道上都留後爲進奏。

狄梁公爲兒童時與諸昆同遊于道遇善相者海濤法師驚曰此郎位極人臣蒼生是賴但恨衰朽之質所不見爾。

李六娘者蒲州人師事紫微女道士爲童子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覺已在河南府開元觀京兆尹李適之以爲妖考之顏色不變具上聞召入內度爲道士。

鄭餘慶廉儉一旦書請兩省家膳至則脫粟蒸葫蘆而已。

元和太和以來左右中尉或以幞頭紗贈淸望者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陳蕘者每候陽城請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歲三月望日宰相過東省看牡丹兩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屬卿而已。

盧懷愼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貨財我無一焉。

張建章四鎭之行軍司馬也曾齎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高駢章疏不恭。皆顧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豫爲言之。惟投南荒未嘗先覺。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搆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贊皇以爲當。

王起鴻博。文皇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賦名。爲太學博士制詞。螢雪服勤。屬詞清妙。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劉氏僭號。爲翰林學士。

董昌稱僭。殺□官李韜。施從實竇鄴皆強諫。不聽。韜最錚錚。曾爲兩池鹽鐵。及昌敗。咸有封贈。

南部新書

丁

武德元年。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尙書。

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爲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龍元年。復爲王。

孫智諒、開元年中內殿修齋。奉詔投龍于吉□王笥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遂于閤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鐘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閣皂觀。

省中諸郎。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淸資。便拜高品。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惋悵。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蹭蹬。卻落省墻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

開元十八年。吏部尙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譎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義是一毛出。卽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

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身不書。（含光郎司馬天師弟子。）

長安太廟殿。即苻堅所造。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有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馬周之妻。賣餺媼也。即媼引周爲常何之客。

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云。黃巢須走秦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蕭廩新爲京尹。楊復恭假子抵罪。仍歐地界。廩斷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田。將令百司。難逃一死。由是內外畏服。

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

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而已。

柳珪是韋慤門生。慤嘗云。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下本。

江陵有士子。遊于交廣間。而愛姬爲太守所取。納于高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見詩。遂遣還。

韋澳與蕭寘、大中中。同爲翰林學士。每寓直多召對。內使云。但兩侍郎入直。卽內中便知宣旨。又澳舉進士時。日者陳子諒號爲陳特快。云諸事未敢言。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華麗者鎭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廚格部分。不相參錯。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常祀。

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同志。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勉子也。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二人每單床靜言。達旦不寐。故約贈韋徵君況詩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鄭畋、□台文亞之子也。亞任察時生。就小字桂兒。

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鄭俶依陽城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俶不能往復一辭。因縊于梁下。城哭曰。我雖不殺俶。俶因我而死。爲之服緦麻。

裴談過蘇瓌。小許公方五歲。乃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學。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賂。

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卽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門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不悅。以爲侮己。

景龍以來。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謂之燒尾。開元後亦有不燒尾者。漸而還止。

長慶初。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百司呼參酌院。今審刑卽其地也。

李翺在湘潭。收韋江夏之女于樂籍中。趙驊亦于賊人贖江西韋環之女。或厚給以歸族。或盛飾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禮部駁牓者。十一月出。麤駁者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

兩省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

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

天寶五載。巴東石開。有天尊像及幢蓋。

盧從愿。景雲中。典選。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卽行儉。馬卽馬載。李卽朝隱。

上元二年夏。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觀設齋聽論。仍賜錢有差。

貞元二年。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雖有此制。而所運不過四十萬。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詠之。

李輔國爲殿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諸牡丹半月開。太眞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于佛殿東頰脣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卽此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時任給事。

盧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猶爲校書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慊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開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禮會院。院屬司農寺。在崇仁坊南街。後元和中。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因此貶官。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卽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溫家法。常命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子弟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詣而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橐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大中好文。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進士溫岐（卽庭筠）續之。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綯曾問故事于岐。岐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王承業爲太原節度使。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無禮。不卽交兵。令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卽斬宰相。中使懼。遂寢而還。翌日。斬衆于碑堂之下。

貞元十五年。以諫議田敦爲兵部郎中。上將用敦爲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每歲正旦。曉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甲賦中有火城賦。）仍雜以衣綉鳴珂。焜燿街陌。如逢宰相。卽諸司火城。悉皆撲滅。或其年無仗。卽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橫行拜表稱慶。內臣宣答。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讀訖。閤門使引表按入內。卻出宣云。所進賀表。如有太后。卽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

李泌有讜直之風。而好談諧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王起。太和中。文皇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

高駢在維揚。曾遣使致書于浙西周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蠶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諷其爲蠶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爲樂彥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眞。

張祐、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兒、椅兒。桂子、椿兒。皆物故。唯女與椅在。椅兒名虎望。亦有詩。後求濟于嘉興監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慶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謂過分。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珏與楊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先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數千遍。行坐不釋卷。開元中。張說薦爲麗正學士。

元行沖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人無識者。沖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爲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大夫李景讓爲西川節度使。時中元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按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大中中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離府。後郢敗。韋澳自內署面授京尹。賜度支錢二萬。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宮人沈氏養親。沈氏入宮五十八年。有父居灞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爲築室而居。

殞金帛碓磑。勅本縣放科役。終沈氏之世。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令狐綯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勝。及坦上事。謁謝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兩閤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至坦主貢。擢休之子宏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崔愼由鎭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遺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崔如其言。遺以服玩。果受之。僧尋卒。遂生一男。叟復相之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僧。又云緇郎。卽尤也。

陽城出道州。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授監察賜緋。

張裼尙書收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爲假子。居江淮間。後裼死。仁龜方還長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蘇夫人收之。齒諸兄之列。仁龜後以進士成名。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

年登科。

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後因科蛤。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時。嚴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于淺水。則猶可涉脛而求。既處于深潭。非沒身而不敢。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慙而止。終以吳湘獄仰藥而死。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

嚴憚、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上不第。卒於吳中。

于志寧爲僕射。與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忽中寢。洎審旨。上曰。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情性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主。

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云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哀之。兼減父之死。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

賜。誓落髮奉佛。以報君王。因于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旣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

南部新書

戊

潘炎建中中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避世。

張說爲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

大歷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葦蓆。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于上。若無堪。卽以蓆貯屍。棄之于野。上聞。賜衣。館于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政也。尤切于罷宮市。

裴延齡嘗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錢。未用之不竭。上驚曰。何爲本分錢。延齡曰。準天下貢賦。常分爲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今奉九廟。與鴻臚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錢。而陛下御膳之餘。其數極多。皆陛下本分錢也。上曰。此經義。人總未曾言。自茲有意相姦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義。回心求願爲僧。敕許剃染。配佛授記。寺名元嶷。敕賜三十夏。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位。

苟賜虛臘。則頓爲老成也。賜夏臘始于此矣。

太和中。祕書之書。總五萬六千六卷。

神堯宴近臣。果有蒲桃。陳叔達捧而不食。帝詔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遺乎。涕泗闌干。

馬周臨終。索陳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

高帝出獵。見大官刲羊。謂其無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濟生傅師。傅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爲錢唐監使。生藻。後移刺鄱陽。巢寇亂。不知其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藻後仕吳越錢氏爲永嘉令。藻生承諒。爲定海丞。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今爲都官員外郎知處州。

王師魯在孔鄭幕中。嘗言曰。半臂亦無文。房太尉家法不着。

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胡也。諫殺之不聽。

紫石英。廣晉瀧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眞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箭鏃煮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瀧州又出石斛。一本作解。莖如金釵股。亦藥中之上品。

蚶蛇膽。雷羅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卽檐舁蚶蛇入庌。祗應取膽。

雞兎算。國史譜紀之尙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卽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雞。下是兎。

裴肅在越。多齋。此外惟嗜兎。日再食。

陸贄在忠州。不接人。惟篡藥方。並行于世。號曰集驗。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芝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杜審權晚。人謂之小杜相公。

劉著精于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著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博陵崔俊。總縗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俊爲首。俊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鄭外臺尚書鄜廷尉郇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鄆邠及鄜五知舉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鄆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鄆嘗構小齋于別寢。御筆題額。號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秦中綠李美小。謂之嘉慶李。此坊名也。

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並行橫參。開曜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爲平章事。時初命郭待舉。郭正一。魏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進士試帖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兼大夫。六軍兼憲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旣濟議改則天紀爲皇后傳。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舊但于光德車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年八十餘矣。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自樂縣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緜憊。誤尊號中一字。罰一季俸。人多恥之。

開元二十五年西幸。駐蹕壽安連曜宮。宮側有精舍。庭內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盤者。上望見之。初謂姦盜覘視宮掖。使中官就竿下詰之。人曰。吾欲捨身。本是知湯前官。被知湯中使邀錢物。已輸十縑。索仍不已。每進湯水。輒投土其中。事若闕供。責怒必死。寧死于捨身爾。具以聞。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賣絹于竿下謝之。仍命徹尚舍衞尉幕委積于竿下。其人禮十方畢。以身投地。墜于幕外。舉體深紅色。初尚微動。須臾絕。詔集文武從官于朝堂。杖殺中使。勅府縣厚葬殞者。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神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爲吉而覆爲凶。

開元初。鄭瑤慈澗題詩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共深。涓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糺獲贓錢。疊石重造永濟橋。以代舟船。行人頗濟焉。在壽安之西。

開元末。功臣王逸客爲閑廐使。莊在泥溝西岸。數爲劫盜。捕訪不獲。嚴安之爲河南尉。以狀白中丞宋遙。遙入奏。始擒之。并獲賊腳崔詡。詡在安定公主錦坊。俱就執伏。搜得骸骨兩井。逸客以鐵笏免死。流嶺表。從此洛陽北路清矣。

咸通中。舉子乘馬。惟張喬跨驢。後勅下不許騎馬。故鄭昌圖肥是有嘲詠。

鄭少師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使。不在節度之內。李錡之誅也。二婢配掖庭。曰鄭曰杜。鄭則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爲孝明皇后。杜卽杜秋。獻替錄中云。杜仲陽卽杜秋也。漳王養母。

長孫無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徵卽長賢之子。令狐棼之父曰熙。皆北史有傳。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當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貶所。年六十四。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卻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答曰。其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歷五年以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幷詩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鮮于叔明嗜蟠蟲。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劉雍瘡痂之類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爲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自房喬始也。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時人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謂之念珠曹。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謂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對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

再言曰須怕也。涯時爲鹽鐵使也。

太和中朋黨之首。揚虞卿、張元夫、蕭瀚、後楊除常州。張汝州。蕭鄭州。

丞相乘肩輿。元和後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賜對。上曰。賜卿無畏。休卽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遂不敢言。

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靑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

崖造將相退位後。言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總四掩也。遂復起。

柳芳與韋述善。俱爲史學。述卒書未成者。皆續成之。

昇平公主宅卽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鎭。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其寃。詔許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稅。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以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

張直方者。世爲幽帥。癖于鷹犬。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洛陽四旁。蠶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

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此亦爲法自弊。

江融爲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魚思咺性巧。造匭函。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兇惡。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遂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于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久卻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爲韓旻鳥之。

楊收之死也。軍容楊元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我仇楊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闕。蓋歷任多死。高皇時。有金吾郎將永此官。果有蛇怪。後亦絕之。饒州□餘干縣令宅亦如此。

天寶時。朝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雞。牝變爲雄者極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則天之兆也。

馮袞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奉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苦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

宣皇在藩時。常從駕墮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爲芳醪。明皇爲潞州別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之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門。舊洛城北面取西門也。樓上元多雀鴿。後亦絕無。至清泰中。帝上此樓自焚。今俗謂之火燒門。

開元六年。西幸至蘭峯頓。乘輿每出。所宿侍臣皆從。既而馳逐原野。然從官分散。宰相卽先于前頓朝堂列位。乘輿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蘇宋懼。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解之方息。

蘭峯宮在永寧縣西。慶明三年置。

鷓鴣飛數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

天寶八年。館驛使宋繟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蓋避沙路費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

饌中有野狐泉者。以棠粉爲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並奏部下縣爲緊望。

天后問張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新死。百姓皆懽。三慶也。霸、酷吏也。爲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無禮。嗣獨申禮待供給之。及卽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擬皆御筆。超拜。後引與語曰。誤。敬嗣已卒。崔光遠卽其孫也。

太和中。上頗好食蛤蜊。浙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卽焚香禱之。俄變爲蓍。

薩梵相具足。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眞僞。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于子滬。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湖州歲貢黃黿子連蔕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黿子。五蔕木瓜。特頗銜之。

韓洙與沈詢尙書中表。詢憐洙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干詢。詢知舉大中九年

也。自第二人邐迤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牓。誤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鑰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牓一作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輦轂。至于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嶠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南部新書

己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長慶中。行李導從。不過半坊。後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始勅下應合導從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奬遇最深。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

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家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頭。勅頭。是謂三頭。

張不疑登科後。江西李疑東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幾卒。卒時有恠。在靈恠集。

裴紳始名誕。日者告曰。君名紳卽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鎭西川。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庫中。

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爲腰帶胯具。

開元十九年冬。駕東巡至陝。以廳爲殿。郭門皆屬城門局。薛王車牛夜發。及郭西門不開。掌門者云。鑰匙進內。家僕不之信。乃壞鑠徹關而入。比明日有司以聞。上以金吾警夜不謹。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壞鑠奴杖殺之。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修行。二楊也。皆放此。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蚍珠。蚍珠者蚍所吐爾。唯胡人辨之。

薛偉化魚魂遊爾。唯李徵化虎。身爲之吁可悲也。婦女化蚍。然亦有之。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可求蚍醫四頭。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蚍。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瓮前設香席。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瓮。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蚍師爲親家。咸平中。今祕書楊監億任正言知處州。上祈雨法。亦此類也。

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有泉激而似甕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諶卒。贈尚書右丞相。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論者以爲世傳此闕非穩。

故有斯贈以當之。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甃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先漲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鸂鶒雙立於上。卽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

李德裕少時。有人倫鑒者。謂曰。公主忌白馬。凡親戚之間。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則白敏中在中書。以公議排之。馬植按淮南獄。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尙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倣傚。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牓。未及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吏王彙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彙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牓。方始覺寤。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澹相間。返致其妍。自後書牓。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氈墨澹書。亦奇麗耳。

福昌宮隋置。開元末重修。其中什物畢備。駕幸供頓。以百餘瓮貯水。駕將起。所宿內人盡傾出水。以空瓮

兩兩相比。數人共推一甕。初且搖之。然後齊呼扣擊。謂之鬬甕。以爲笑樂。又宮人濃注口。以口印幕竿上。發後。好事者乃斂脣正口印而取之。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縣令劉昌源送客。詣其房。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未幾劉丁內艱。

太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爾。

丞郎已上詞頭。下至兩省闕下吏。謂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諺。謂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長安市里風俗。每至元日已後。遞餘食相邀。號爲傳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與狄愼思皆好爲酷。以灰水飲驢。蕩其腸胃。然後圍之以火。翻以酒調五味飲之。未幾與膳夫皆暴卒。愼思亦然。

志閑和尙。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養鴿。鴿飛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劉軻爲僧時。因葬遺骸。乃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軻嚼一而吞二者。後乃精儒學。策名。任史官時。韓愈欲爲一文贊焉。而會愈貶。文乃不就。

孟宁。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宁。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鹽院官。鍾福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國初進士。尚質有餘而文不足。至於名以定體。若紀子劫切支千尋常無求吳楚江潮閤梅之類。頗肖俳優。反謂其姓氏亦黑臀黑肩之餘。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

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子。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後莫有之。韋保衡頗訝之。咸通十三年。韋在相。時盧莊爲閑長。決付春闈。莊七月卒。及盧攜在中書。深恥之。廣明元年。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後巢賊犯闕。天子幸蜀。昭度於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遞囚於界。邠公牒轉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翔流囚之所。公移書謝之。自是燕公聲價始振。

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唯不見張果。蘇粹員外頗達禪理。自號本禪和。

崔羣。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羣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羣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

矣。羣無以對。

韓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竅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斂莫及。但以血褥舉骨就棺而已。吁可駭也。

僖皇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爲田令孜之所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會昌葬端陵。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有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況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已八矣。分務東都臺。又常一二巡囚。監決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況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故御史不聞攝他官。攝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時安祿山犯闕。軍亂不顧家財。惟負私廟神主奔遁。皆事親之高節也。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宴。屢聞鴞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聖歷二年。勅二十四司各置印。

貞觀中。尙藥奏求杜若。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寶七載。以給事楊釗充九成宮使。凡宮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使。

大歷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幷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曰罷。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趂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觜鳥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鳥

會昌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眞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元靜力排釋氏武宗既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卽位流歸眞於南海元靜戮於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從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卽李義山之詞也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堂前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啓之亡矣數日後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今傳太尉崖州之詩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親作也昔崖州今瓊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陣樂曲以歌舞文皇之功業貞觀初文皇重製破陣樂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爲詞因名七德舞白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綯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執同列。白敏中崔龜從。鉉以綯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曾爲太常博士。遂改集賢院。因命柳公權記之。龜從爲詞。

杜琮目爲禿角犀。琮凡涖藩鎮。不省刑獄。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而將裹漆器歸京。人於斂門拾得。弄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此戲。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書亥字與時人也。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

羅隱、鄴、虬、共在場屋。謂之三羅。

韓建在華下。成汭在荆門。（舊姓郭。）皆有理聲。朝廷謂之北韓南郭。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矣。

永寧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昭度。公不在。及奔歸。未中途。已聞相國舉酒縱樂。公曰。是無我也。乃回騎出館。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仍移席於戟門以候。及迴。相國舞楊柳枝引公入。以代負

荆。

大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宏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耳。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巖谷。望之鬱然。雖屢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基最爲嶄絕。柱礎尚有存者。山腹卽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則有飲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內。湯泉凡八九所。有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千名萬品。不可殫記。四面石座。皆級而上。中有雙白石甕。腹異口甕中涌出。潰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面稍狹。湯側紅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狀。陷於白石面。餘湯邐迤相屬而下。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後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卽迦葉摩騰所將來者。

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製一戎衣大定樂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眞。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

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也。後霓裳羽衣之曲。起於開元。盛於天寶之間。此時始麼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至天寶十三載。始詔遣調法曲與胡部雜聲。識者深異之。明年果有祿山之亂。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旨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乃是鑿玉。問於是寶商者云。此眞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貞觀年初。地內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催倒。於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壞。

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爲萬里之行。

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蓋左旋右轉之舞也。

雲南有萬人家者。鮮于仲通李宓等覆軍之地。

長安夏中或天牛蟲出籬壁間。必雨。天牛蟲卽黑甲蟲也。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開元初。突厥寇邊。時天武軍將子郝靈筌出使。迴引回紇部落。斬突厥黠夷。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受中郎將。靈筌遂嘔血而死。

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卽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譯云能。今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具正合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